

華僑傳奇人物：

梁金山與惠通橋

馬識途

惠通橋是道舉世聞名的高空鋼索橋，抗日戰爭時期，它是滇緬公路的咽喉，也是我國戰略物資輸入的生命線。在我國抗戰最艱苦階段，從惠通橋上輸入西南大後方的戰略物資，包括汽車及汽油等外援物品，從民國二十八年至三十年代，每天源源不斷的從緬北運至昆明支援軍事方面從事長期抗戰，民國三十年多，我國遠征軍出國保衛緬甸時，委員長 蔣公座機降落保山後，特地親赴惠通橋巡視，對該橋的經濟價值及軍事上的重要性，及其建築工程之浩大備加讚揚，當時，委員長知道此橋之建成，得力於緬甸僑領梁金山，即向隨行人員說：「梁金山對國家貢獻至大，這座橋應該改名為『金山橋』以資紀念」。委員長回渝後，即行飭令教育部轉有關單位，將梁金山協助政府建造惠通橋的事績編入學校教材，加以表揚。

滇緬公路通車以後，梁金山在緬華社會成了顯赫一時的人物，國內大後方交通界對這位愛國華僑也無限欽佩。

滇西貧兒歷盡折磨

梁金山雲南保山縣人，一八八八年生。自幼父母雙亡，十歲以後，在無依無賴的環境下，為人傭工，替人飼養家畜，由於貧困，一直沒有讀書識字的機會。

光緒年間，緬北已歸屬大英帝國「米」字旗幟之下，滇西各縣的富商和貧民，大批大批的湧入緬甸，馬幫商人輸出土產，帶回洋貨，赤手空拳的貧民，到了緬甸，可以用勞力替洋人建築公路鐵路或開礦工作，有些人一去不返，有的去緬甸兩三年回鄉，便購置田產地業，小戶變為大戶，工人變為老板。如此環境變遷，羨煞多少家鄉人，梁金山耳濡目染，對前往緬甸謀生，產生了極大的興趣。

一九零七年，梁金山年十九歲，由童傭變成趕騾馬的工人，正等待機會到緬甸去就業，是年除夕，他的主人把全部工資算給他，讓他回家祭祀祖先，添製新衣，過一個快樂的新年。梁金山手裏有了十多塊銀洋，就有地方間的郎中流氓盯住他，引誘他去賭博，到了正月初三，不但將所有工資輸光，還欠了人家兩塊半錢，回家祭祖的香火錢一文不名。爲了賭債賠不出來，不但挨揍

一頓，還被拖到郊外被吊了起來侮辱了一番，主人得知，痛加譴責，將他逐出門外。

梁金山走投無路，饑腸轆轆，無顏再見主人，更不好意思去向鄰居乞食，到了日上三竿時候，回到自己的老家，在堂前哭泣流淚。

「出賣房屋，修理祖墳，遠走高飛，永不回頭」，這是他的決心。於是他將自己的心意，訴諸親鄰，希望將變賣所得的錢，先把祖先父母的墳墓修好，決定到緬甸去苦幹一番。村中有人貪圖便宜，便以幾十元銀幣買下了梁金山的祖遺房屋。他除了賠償兩元半賭債之外，其餘的錢大部用在修葺墓碑之上。等到竣工之後，把口袋中僅剩的幾十文銅錢，買了些香紙焚燒，磕了幾個頭，然後奔向原野，望着怒江方向走去。

窮途遇救拜認義母

走到半路，渡過河流，視線裏不遠處，看見幾戶人家，他氣喘喘的走進去，先討了一碗水喝下肚，再訴出飢餓之苦，懇求給他一餐飯，願付出勞力作爲報償，但是善良人家，招待一餐，毋需回報。於是他飽食之後，道謝了一聲，即行離

去。

傍晚時分，到了怒江東岸的瓦窯村中，徘徊很久，不知投宿何處，信步走去，遙見五里之外，還有幾戶人家，他忍受着飢餓向前行，投宿在一位老太婆家裏。這位老太太姓樊，是一個寡婦，膝下無子無女，僅憑一雙手做些食品謀生，有時往來客商也會對她老人家憐憫而予以賑濟，梁金山一脚踏進樊老太太的家裏，眼見一切情形，知道是個貧困的家庭，不便求助，可是樊老太太殷勤接待，問這問那，把他留在屋裏，交談之中，茶飯已端置在竹桌之上，迎請梁金山上桌吃飯。他飢餓難挨，毫不猶豫的與主人相對就食。梁金山將自己的身世遭遇毫無保留的向老太太申訴，他說：「今天出門，身無分文，多蒙妳老人家給我食宿，內心感激不盡……」。

樊老太太鼓勵梁金山說：「年輕人怕病不怕窮，只要健康，只要能吃苦，絕不會長期貧困下去，像我老太婆三十歲守寡，四十歲死了獨兒子，一直靠自己一雙手養活自己，至今年逾花甲，還未遭遇過飢寒交迫的日子，你年紀尚小，窮苦的日子還在後頭，既然你要到緬甸去找出路，第一不要吸鴉片不賭博。第二做事要誠實認真，講求信用，第三，不可輕視別人小看自己。到了外國以後，不論有錢無錢，總得回想一下已往的痛苦……」。

梁金山聽了這番教誨，內心感到安慰和一種啓示，立刻放下碗筷，雙膝跪在老太太面前，哀求她老人家收他為義子，經老太太答應後，叫了

一聲乾媽，再磕了三個頭才站了起來。樊老太太笑容可掬的盯了乾兒子幾眼，而後又將慈祥的笑容收斂起來，對他說：「我這一輩子只收了你一個乾兒子，非常高興，心裏感到溫暖。我從你的面貌上看來，似乎是個很不平凡的人，將來很可能會發達起來，我求上蒼保佑你，使你平平安安到國外去做事，也希望妳安心工作，不要以我為念。如果以後同故鄉來，可以順道來看我一眼也就好了」。

「不！乾媽，我以後絕對不回去」。梁金山肯定的說：「真的，我不想再看見故鄉人的面孔，現在已經沒有親人，也沒有一寸土地，我要把故鄉的一切忘却掉。即使有機會回來，也只到此為止，探望妳老人家而已」。

樊老太太聽了，翹起母指說：「有志氣！有志氣！」

當夜，梁金山席地而臥，他回想過去，也幻想將來，輾轉難眠，深夜裏，萬籟俱寂，遠處傳來的流水聲，與四周的蟋蟀聲交織成一股悅耳的旋律，他失眠了，一味不能合眼，索興起來生火取暖。義母在假寐中得聞義子長吁短嘆，久不入睡，也隨着起牀陪着他在爐灶邊作長夜談心，瞬間，鷄叫頭遍，義母催促義子就寢，告訴他說：「如果明天要上路，就得好好睡覺，但是我希望你多住幾天再走，因為房屋四周需要修理，我想你還是留下來吧！」

第二天，梁金山將義母所吩咐的事全都做了。這就是他唯一報恩的一種行動表現。也是他終身難忘的一天。當晚，義母為他買了一雙草鞋，

籌措了三百文銅錢做路費，梁金山伸出雙手接過，雙膝也隨之跪下，兩眼熱淚直流，全身細胞產生了一種莫名的感受。他嘗到了恩義和慈愛的滋味，然而這份人情債，永遠銘刻在他的心坎處，永難忘懷。而且感恩圖報，也烙印在他的腦海中，永遠、永遠。

工作了一天，身心疲憊，這一晚他呼呼大睡，一覺醒來，義母已為他準備了早飯，另外還用芭蕉葉包了一大包午飯。梁金山洗過臉，回頭向乾媽說：「此恩此情，一生不忘，但願三年五年以內能與乾媽常相處，奉養妳老人家。」

赴緬做工發生奇跡

梁金山含淚叩別義母，奔向緬甸。過了五天，梁金山一步走出國界，正式身處異域，語言不通，身無分文，只好向異族行乞了。所幸信仰佛教的擺依民族，天性好客，外人到來，必得供膳供宿。所以梁金山也毋需為食宿憂心了。他不時自問：「擺依人為何如此厚道，我的家鄉人又為何如此刻薄呢？」當他走到平地以後，但覺天氣炎熱，每見河流，必赤身躍入水中取涼，肚子餓了，則向村中乞食，太陽下山以後，也可以隨便投宿。然而，他的目的地是「緬甸邦海銀礦廠」。由於言語不通，無法開口問路，只知道沿着大路走，幾天後，終於到了華人衆多的臘戌。爲了吃飯，便暫時停下來，參加築路工作。

從臘戌到邦海老銀廠，有四十五英里之遙，徒步走需要兩天行程，乘車只需兩小時，但是梁

金山首次見到汽車，不敢接近，雖然有工程處車輛及巴士往來邦海臘成之間，車費只要一毛六分錢，可是他人地生疏，不懂外語，而且也捨不得化用那五天的工資——一元六角，所以他獨自一人沿着公路而行；沿途遇見不少華人做打石子及伐木工作，詢問之下，才知道，這些木材是用來造橋及作銀廠鍋爐之燃料，並且火車也使用木柴。他聽到火車又楞住了，不知道火車又是什麼怪東西。內心裏只感覺到外洋人真有不少新玩意，為什麼中國人做不出來呢？

梁金山未到邦海以前幾天，銀礦廠的一座熔爐突然發生故障，發出一種怪的聲音。洋人也有洋迷信，工程師，機械師都束手無策，無可奈何，便去請教一位九十多歲的高僧。這位高僧在佛壇之前唸唸有詞，而後翻開一本厚厚的經典，誦讀其中的一章後告訴洋人說：「今天下午太陽西下時分，有一位頭頂鐵帽，手執藍旗，跣足而行，褲子潮濕的人，由南向北而來，這個人就是福星，他可以解除熔爐中的一切故障，也可以使白銀的產量增加。你們可以派人到四郊各岔路口等候這個奇異的人。」洋人聽了，面面相覷，於是派出幾個人在各路口等候，看有無奇跡出現。

梁金山走到半路，在一處工寮棚中檢到了一口小飯鍋，然後又在河中洗滌身上僅有的一套衣服，褲子不乾穿起來上路反而涼快得多，衣裳不乾則用一根竹竿套上，扛在肩上走路，手提飯鍋不便疾走，就將鍋戴在頭上，口裏哼着小曲，向邦海市鎮而來，守候的人，真的看見高僧所說的「頭戴鐵帽，手執藍旗」的人了。盤問之下，知

道他是特地來此做工的，於是，先行把他安頓在工人宿舍裏，解決食住問題，再將此情回報洋人。

修好熔爐步步高陞

第二天，華人工頭和印度人工頭，都來探訪梁金山，談詢之下，才知道他是個初出茅廬目不識丁的鄉巴佬，根本沒有任何工業方面的常識和專長，在一問三不知的情形下，兩個工頭只是苦笑，可是英籍工程師却抱著滿懷希望帶著通譯員及梁金山到實地查看，也許會找出什麼毛病來。

姓何的通譯員，告訴梁金山說：「這個爐子已經很正常，每日出產白銀在一噸以上，最近產量逐漸減低，不知何故，由於內部溫度太高，技術人員進去修理，僅能持久到三分鐘左右，並且找不出故障的所在，不知是那個孔道受阻，以常理說，爐中必有其他礦物質凝結成塊阻塞通管，但很容易修復。今天想請你進去查看一下，找出故障的原因，如果內部太熱支持不了，可以出來休息」。

梁金山聽他一說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脫下上衣準備下爐去看，一個印度人把工具袋交給他，外面的人都用奇異和期待的眼光看着他那副幼稚無知的面孔。梁金山一時受寵若驚，不知道他們對自己是存有惡意或善意，明明知道自己一竅不通，為何不叫老練的進去，偏偏選擇他這個外行。不過為了謀生不得不冒險去了解一下情況，於是，他以試探的心情從活動的梯架上爬進熱烘烘的爐子裏，小心謹慎的從事檢查的工作，細心的

查看大小通風孔道，五分鐘後，梁金山滿身大汗的爬了上來，告訴何通譯員說：「我在裏面詳細查看完畢，用鐵棍戳了幾下，無論大孔小孔都通了，沒有什麼問題了」

洋工程師聽了後，說了聲OK，命令各組組長及領班工頭，明日恢復工作。

第二天，工作非常順利，熔爐部分也很正常，洋迷信真行通了。梁金山也受重視了，由於他工作勤奮，做了幾天實習工作，便升為修護組長，繼升為華人工頭，再升為總工頭，短短五年之內，名傳遐邇，成了一位緬華社會中響噹噹的人物，他每月收入數百元，兩年多的積蓄，已近萬元，在當年可算是相當富有的了。

梁金山在緬甸有了積蓄，他念念不忘義母的恩惠。即將結婚之前，曾派專人到怒江東岸找尋他的乾媽，打算把她接到身邊奉養，詎知樊老太太在梁金山入緬後的第二年就逝世了。梁某得悉，捶胸大哭，痛不欲生，後來他特地親自到義母墓前弔祭，再請石工名匠將義母之墓修建得美奐美侖，以為永久紀念。

梁金山升為總工頭之後，事務繁冗，因不識字請了個師爺來協助處理。公私事務。同時在百忙之中，對中英文作惡性補習，久而久之，在中英文方面都略有進步，由於經常與洋人接觸，耳濡目染英文方面，日常會話，已能應付。

當他事業基礎奠定以後，對華僑社會福利逐漸關心起來，於是獨力創辦了一所華僑學校，使華僑兒童獲得了教育的機會。當時海外華人崇洋風盛，很多僑胞子弟都讀洋書，端洋飯碗，久而

久之，對於華語華文毫無所知。梁金山熱愛祖國，他對不用華文華語交談的華人非常不滿。他說：「我們到外國來是出賣勞力，不是出賣祖宗，今天只有中國人爲洋人做奴工，沒有洋人替中國人賣勞力，已够恥辱的了。如果還要自行洋化自己，那豈不是更讓洋人輕視中國人嗎？」

自華僑學校成立後，受教人數日漸增多，華人對於梁金山十分景仰，洪門的緬北五華公所推崇他爲邦海堂主，藉重他的影響力來團結洪門弟兄，安定華僑社會。

雲南貧民湧入緬北

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前，英國大事開發緬甸，如公路、鐵路的建築及地下資源的開採——邦海銀礦、賴谷錫礦、仁安江石油廠、阿拉干金廠、孟谷寶石廠、孟拱玉石廠以及薩爾溫江下游兩岸的柚木林。這些工作都需要大量的勞工參加工作，因此，數十萬雲南貧苦人民，都湧入緬甸謀生，以勞力換取待遇。在一九四一年以前緬北各主要城市，都變成了華人的世界。其時，梁金山已經是家喻戶曉的知名人士。可是有人認爲他是赤手空拳打出天下的工人出身者，也有人說他是僥倖的人——一步登天的幸運兒。其實，他在熔爐部門打工時期，也是極爲辛苦的一種工作，有些人在爐中工作只能支持兩三分鐘，祇有他的持久力竟能超人一等，即使有些神話把他形容爲「銀爐福星」，但他自己却不喜歡人家如是稱讚，不時伸出兩隻粗糙的手展示於人。

七七事變以後，英人大爲恐慌，經常把不利

的消息傳訴給他，忽而上海淪陷，忽而南京棄守。每日晚飯後，他不斷的守候在收音機旁邊收聽新聞，對國家前途非常關心，他自動自覺的發起捐獻救國運動，要求華人勞工按月捐獻救國金，他說：「我們身居異邦，不能回去當兵參戰，必需有所貢獻，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，不可逃避抗日救國的責任」。他的捐獻救國運動，各埠華人羣起響應，所得捐獻，除資助緬甸華人報刊作宣傳經費外，餘則奉交領事館運用。

獨資捐獻建惠通橋

民國二十八年底，政府趕修滇緬公路及滇緬鐵路，消息傳來，梁金山自告奮勇，一面電交通部，一面親赴領事館，拍胸脯說：「滇緬公路的怒江橋，請政府放心，由我梁金山一手包辦，負責在短期內把惠通橋造好，使滇緬公路早日通車」。

海內外報刊，相繼發佈「梁金山獨資承建惠通橋」的新聞。他的上司——英籍工程師聞悉，趨前道賀說：「你真偉大，也是邦海銀廠所有華人勞工的壯舉，我也感到光榮。不過，你有造橋的藍圖嗎？需要我協助嗎？」

梁金山說明惠通橋的地形。他在紙上寫了一個「H」字母後說：「原有的鏈子橋，祇能容人通過，非常驚險，怒江兩岸，都是懸崖削壁，江水急流，不能打樁或架設鋼架，唯一的方法，就是使鋼索造成吊橋形式，至於所需材料，中國無法製造，必得向外國購買。現在就向先生請教，能使四輛汽車通過的吊橋，需要多少根，多少粗

的鋼索，始能建造出來，並且需要多少錢，請代爲估計。」工程師搖搖頭說：「未經實地測量，無法估計，你快去索取資料吧！」

梁金山接到交通部寄來的設計圖及若干怒江兩岸的照片，資料非常詳盡。工程師過目後，隨即用打字機將所需器材一一列出，對梁金山說：「其中所需材料，一部份可以最低價格（公價）購入，一部分我可以代替你向公路工程局建橋科申請補助，儘量節省，至於水泥所需數量，必須提早向公司訂購三千包，陸續起運，雖然怒江西岸尚未全面通車，也得設法運入中國境內，因爲將來施工，首先使用的就是水泥」。

梁金山深知自己許下的諾言，必須兌現，因此在此經費籌措，構築材料、器材運輸以及技術人員的聘請，都感到責任重大。當時緬甸境內尚有一段七哩長的公路未能通車，無法與滇境內的公路相銜接，建築材料不得先期輸入而使他人爲着急。所幸英方鑒於兩國之需要，實施緊急動工，不數日，從蠻佑到晚町交界處即告完工通車，十天後，柏油路面也隨之鋪壓完成。

滇緬公路通車盛況

緬甸境內通車後，建築惠通橋的器材即行運入國境，當第一輛汽車駛入國境時，沿途居民都熱烈的歡迎，少數民族同胞也鑼鼓喧天前來慶賀。不數日，梁金山先生偕同工程技術人員也相繼抵達，一路上貼着「歡迎梁金山先生光榮回國」或「還鄉」的標語，在芒市歡迎會上，場面尤爲感人。擺依小姐爲他獻花酌酒，官方代表所致的

歡迎詞，都使他感動的流淚。尹師爺在旁不時與他交頭接耳，解釋現況並糾正他的舉止。會中，他雙目四顧，表情近乎緊張了些，左右不斷以手示意。最後，他終於拿出勇氣生平第一次在大庭廣衆之前致答詞：他說：「今兒大家歡迎我梁金山回國，我不但不高興，反而使我難過，三十年前我經過此地時候，我乾媽給我的三百銅錢用去了大半，給我的草鞋也踏破了，肚子餓得咕咕叫。到了緬甸邦海老銀廠，憑着這兩隻手苦了二十來年，賺了些錢，說多不多，說少不少，現在國家打仗，時局不安，我在外方有家有室，不得回國當兵去打日本人，只好把我苦得的所有的血汗錢，貢獻給祖國來建造惠通橋。我在緬甸只算是個工人，不是真正的大老板，假若我梁金山是個大老板的話，我一定要買幾十架飛機給國家。或者負責幾百里幾千里的交通建設，今天我爲政府出點力，承建惠通橋，自掏腰包，這是小事，用不着開會歡迎我了。我今兒要到龍陵，松山去看江邊的工地，明兒要過江去祭我乾媽的墳，惠通橋很快就動工了，一個月以後可能通車，兩個月以後，此地一定會熱鬧起來。」

一個沒有受過教育，未曾見過盛大場面的人，竟能在羣衆之前說上三分鐘的話，誠非易事。他說他不是大老板，只是一個礦工。這句話具有一種強烈的啓發性。實際上，梁金山全部家產不到二十萬緬幣——印度幣。緬甸若干富有僑商，擁有數百萬資金者不計其數，可是那些吝嗇鬼，拔一毛而痛全身，在「華僑獻金救國運動」時，忍痛捐出一百元者，算是慷慨解囊的人了。像梁

金山爲救國救亡而傾家蕩產的這種明大義、識大體的人，實屬少有。

第二天，梁金山等一行抵達怒江西岸，成千上萬的築路工人夾道歡迎，外國朋友目睹沿途運用人工開鑿出來的公路，其工程之浩大，地勢的險惡，無不目瞪口呆，歎爲觀止。他們車到鏈子橋的西端，俯瞰怒江的怒濤，眺望懸崖削壁上的隧道及逶迤曲折的公路，內心裏對中國人民堅苦奮鬥的精神寄以無限的欽佩，一位印度籍的技術員看了這段工程後說：「中國不會亡，日本人吞不了中國。從這些工程中可以看出中國人的不屈不撓的偉大精神」。

建築器材，陸續運到橋的西端，擴建工程於焉開始，一個月後，正式宣佈通車。在舉行通車典禮那一天，梁金山的座車裝配着紅綢的彩球，首先由西向東徐徐通過，附近之駐軍，以鳴槍代替鞭炮，一時響個不停。政府派出的代表們擁着梁金山舉杯道賀慶祝，場面至爲感人。從橋東至保山城五十餘公里之間，歡迎梁金山的人羣，有部隊、學生、工人及民間團體，分列在公路兩旁演出各項娛樂節目。一位學生代表向梁金山獻花時說：「中國有救了，西南大後方穩定了，滇緬公路暢通，象徵着國家光明的前途。這是您梁金山先生的光榮」。

梁金山說：「不！不！光榮全屬於所有的築路工人，我算得了什麼嘛？連土都沒有挖過一鋤」。座車駛向保山，城內城外又掀起一片高潮，爆竹聲此起彼落，五顏六色的標語佈滿了大街小巷，有的寫「歡迎梁金山先生光榮回國」，有的

則寫作「還鄉」。不論如何，他是保山人，四十多萬保山人民都「榮有與焉」。可是梁金山本人對自己的家鄉却失去了好感，提起故鄉便會勾起痛苦的回憶。所以他在歡迎會上只讚揚姓梁的乾媽對他的愛護和鼓勵。

蔣公嘉勉飛渝晉見

滇緬公路通車是中國的一件大事，委員長蔣公得悉梁金山回國，除馳電慰勉外，還電召赴渝晉見，梁奉電召，即首途抵達昆明。是夜，雲南省主席龍雲即設宴歡迎。翌日，搭機飛渝，進住交通部招待所，再由高級官員陪同至南溫泉某地晉謁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公，蔣公一見就說：「梁先生，你對國家的貢獻太大了，這座橋應該叫做『金山橋』，藉以紀念你的功勞」。梁金山大驚，謙答說：「不敢當不敢當，談不上功勞，真正有功勞的是那些成千上萬的挖路工人。」

蔣公當面嘉勉梁金山之後，並頒賜他一枚勳章，表揚他對國家之貢獻。梁金山登機返滇時，勳章一直掛在身上，顯得無上光榮。

惠通橋完工通車後的當月，從緬甸輸入雲南的汽車和汽油，解除了國內的油荒。其時由美國運至仰光，再由仰光用火車運至緬北臘戍的新卡車，幾乎到了無地可容的地步，整個臘戍平原——無論機場四周，沿公路兩旁、田野中、樹林裏都擺滿了嶄新的汽車，都堆滿了汽油桶。從雲南派去的徒手駕駛，不需任何證件都可任意載滿汽油把車子開回昆明交差了事，這樣周而復始一連數

月，還沒有把臘成的空車運去一半。於是，交通部以變通方法，出資徵用印緬駕駛員，將新車開入國境。這樣一來，成千的外籍駕駛都湧至臘成爲中國「送車子」。每輛可得工資一百元。從臘成到昆明一千三百七十里。需要三天行程，所以每人可以在七天內送一輛到昆明。這樣經過了幾個月，才將近全部大卡車運入國內。

後來，日本鬼子爲了要封閉我們的後路，乃採取南進而竄逃地佔領了東南亞，及至緬甸告急之前，我遠征軍（第五軍第六軍和六十六軍）五萬健兒即由滇入緬，支援英軍作戰，以當時的局勢而言。我軍入緬，旨在阻止日軍北上，確保滇緬公路的暢通，維護我大後方的安全。

遠征軍在緬甸與敵人對抗了四月之久，終因地利、人和的關係而放棄。（關於遠征軍苦戰的詳情，容當另文撰述）但是，日軍攻至惠通橋西端即告阻止。在緬甸戰役吃緊時，戰略家楊杰將軍已經說過：「日軍不敢深入滇西，前有怒江爲屏，後有瀾滄江爲障，地勢險惡，可守不可攻，如果日軍越江作戰，即犯兵家大忌」。正如楊杰之預料。敵軍進入滇西後，一直不敢渡江一步。

隱居保山悄然去世

緬甸陷敵後，梁金山先生偕粵籍夫人隱居於保山郊外，深居簡出。每逢節日，必親自至瓦窯村義母墓前典祭，其子友榮、友華、友富均在學。緬甸光復後，華僑大多復員返緬，惟梁金山早已淡忘。其實日軍佔據緬北時，邦海銀廠已被破壞，面目全非，英國亦無意恢復生產。因爲其時印度已掀起獨立革命怒潮，大英帝國早已有意放

棄亞洲地區所有的殖民地。到一九四七年，印巴緬即先後獨立自治。

大陸淪陷時期，梁金山抱病在身，無法逃離，祇將妻室子女送入緬甸經營原有產業。本人則進住大理福音醫院，中共佔踞滇西，梁被軟禁於洱海北岸。民國四十年，中共成立「民族學院」

，梁金山被派担任顧問，梁不願被中共奴役迫害，曾幾次要求赴緬與家人團聚，均遭拒絕，因爲中共留住他，對華僑統戰多少有些利用價值，民國四十七年多，梁金山病逝大理的消息傳抵緬甸，他的妻兒驚聞噩耗之下，深恨鐵幕隔絕，無法奔喪，祇好焚香燃紙，面向東方遙祭而已。

拉丁美洲見聞

隆重出版
歡迎購閱

劉昌博教授著

定價新台幣柒拾元

本書係名記者劉昌博教授精心傑作，記述訪問拉丁美洲各國見聞，幽默風趣，百彩紛陳，令人目不暇接。要目有：(一)江湖兒女的故事。(二)爪地馬拉「我的媽呀！」(三)關公在虞爾瓦多。(四)百萬美金的支票。(五)尼加拉瓜暴富記。(六)女兒國男人逃婚(宏都拉斯見聞)。(七)美人窩失眠記(哥斯達黎加的魔影)。(八)巴拿馬的食肉蝶。(九)波哥大歷險記。(十)玻國男女政變情變忙。(十一)一家烤肉萬家香(巴拉圭夜不閉戶)。(十二)烏拉圭美人遲暮。(十三)聖保羅的僑情。(十四)海灘、足球、森巴舞。(十五)荒原上的螞蟻雄兵。(十六)委內瑞拉富甲南美。(十七)光棍總統鐵腕治國(多明尼加風情畫)。(十八)黑人島——海地。(十九)功夫大使載譽歸國。附錄：拉丁美洲各國土地、面積、人口、幣值，物產及貿易概況，我國駐拉丁美洲各國及拉丁美洲各國駐我國使節、館址一覽，全書二十餘萬言，穿線平裝，現已出版，歡迎購閱。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。